

第六章 膠州有人開壽宴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黑騎直撲膠州，為了掩人耳目，所選的路線，自然不可能是官道。即便範閑再如何自信，再如何對黑騎的強大戰力有信心，也不可能奢望一旦騷亂勢起，僅憑四百餘騎，就可以生生鎮壓住大慶朝三大水師之一。

所以隻能悄悄地進城，打槍的不要。

遠遠看著膠州城門，範閑便下了馬，按照自幼習行的監察院手段，覓了一個清靜處，將馬兒放走。那馬頗有靈性，似是明白主人的意思，也不怎麼流連，便自往幽穀裏去，不一會兒便沒了蹤影。

不是範閑舍不得殺馬，隻是那血腥味實在沒必要，反而會帶來一些麻煩。確認了馬兒不會泄露自己的行蹤後，他坐到了一棵樹下，在身邊挖了一個小坑，把身上的衣物脫了下來，埋進了土裏。

然後他取出身上的裝備，進行了一番很細致的檢查，確認了黑色匕首，三處新配的暗弩，從不離身的mi藥毒藥俱在，他在臉上塗了些什麼，才下意識裏點了點頭，旋即歎了口氣。

有些不甘心地將王啟年送來的那柄天子劍埋進了坑裏，範閑心想著，不知道什麼時候，自己才可以正大光明地用這把劍。

等他離開那棵大樹的時候，監察院的提司小範大人，已經搖身一變，成為一個很尋常的年輕男子，麵容依舊清秀，隻是眉宇間的距離變闊了些，眼角往下頓了些，少了些英氣。多了絲誠懇之意，已經是完全不一樣的另一個人了。

粗布衣裳裹麵，還是那件貼身的黑色夜行衣，好在材質一流。透氣做地極好，並不覺得如何熱。

沿著罕有人行的山道往膠州城去，太陽早已沉沒在了後方的山頭下，一片昏昏的暮色籠罩著四野。便在膠州城關城門前地最後一剎那，範閑走到了城門口，老老實實地交出路引，又回答了城門兵奔幾個例行問題，輕輕鬆鬆地進入了城中。

監察院做的路引，不是做假水青高，而幹脆就是真貨。自然沒有人會發現問題，而且範閑回答問題時，雖恭謹卻沒有一絲慌亂之意。這膠州地處海邊，來往子民本多，城門兵奔早已見慣，所以並未投予足夠的重視。

穿過城門，範閑揉了揉眼睛。笑了笑，就像一個遠道而來的旅人般，用有些好奇的眼神打量著四周的民宅與景致。卻不敢太過悠然，腳下並未放緩，完美地扮演著一位忙於事務的外來者。

膠州城果然和一般的州城不一樣，雖是鄰海，但商業，準確來說，是關於零售散貨的商業並不發達，明明是貫穿城中的最繁華大道，兩側卻並沒有開多少鋪子。就算有些門麵，也是半遮掩著，沒有招牌，讓外人根本無法清楚，裏麵從事地是什麼營生。

整座城顯得有些肅然與平靜，少了分生活的煙火氣息，卻多了幾絲威嚴。

範閑一麵走著，一麵注視著這些細節，知道這是因為膠州水師常駐此地的緣故。膠州遠離中原，真是山高皇帝遠地地方，而水師本身就有上萬士卒，這股力量實在是大的可怕。

相對龐大的水師，膠州本地的力量就顯得有些微不足道了，膠州城的最高官員也不過是位知州，在水師地提督麵前依然要老老實實的。

而且膠州一應經濟事務，都仰水師之鼻息。水師上萬官兵一應生活所需，除了朝廷調配之外，便是就近征用，雖說讓膠州百姓有些惱火，卻也帶來了一種畸形的繁榮至少不愁東西糧食賣不出去。

正是由於這幾個原因，膠州城便等若是龐大地水師後勤基地，就有如一個大漢身邊嬌滴滴的黃花閨女，隻有接受的份兒，卻發不出幾聲怨言。

有水師這樣一個龐大的實體在側，膠州城自然也被帶上了很濃厚的軍事氣息，城中最好的地段，都被軍方的人征

用了，最大的豪宅，都是水師裏麵的高級將領住著，最好地姑娘，都是那些水師的人霸占著。

雖說朝廷有明令，不允許駐軍將領，居住在相鄰州城之內，不過誰都知道，這個規矩早已經失去了作用，不止膠州一地，所有地方上的州軍乃至邊軍，但凡有些力量的大人物，都不願意住在苦不堪言的營帳之中，而是會在州城裏買房子，買女人。

黑騎乃是特例之中的特例。

範閑抬頭望著那邊紅燈高懸的青樓，忍不住笑了起來，丘八多的地方，妓院生意自然差不到哪裏去，隻是不知道那些水師官兵會不會賴帳，不過按院裏傳來的消息，膠州水師雖然是膠州城的皇帝，但向來是不怎麼吃窩邊草的。

他們以往都是吃南邊海上的草。

...

範閑低著頭，快步走過一處大宅，那宅子占地極闊，飛簷走鳳，門塗朱漆，牆隱竹間，生生占了半條街的地方，竟是比较都裏那些大員們的宅院還要囂張一些。

而今日這處大宅也如遠方那座青樓一般，掛著紅通通的燈籠，顯得一片喜氣洋洋，門上貼著白須飄飄的神仙畫像，看模樣，應該是有哪位大人物正在做壽。

與這份歡愉氣氛極不協調的，是守在大宅門口的那些兵士，那些兵士麵色黝黑，耳下隱隱可見水鏽之色，想必是長年在海上混生活的人。這些兵士目不斜視，一臉肅然，警惕地注視著宅前經過的行人們。

敢在這大宅門口散步的行人不多，所以他們更多的任務是負責檢查來賓，雖說來賓們除了是水師裏的上司之外，其餘的都是膠州城裏地官員，還有一些能站上台麵的富商。甚至還有幾位遠道自江南而來的商人，但這些兵士依然不敢放鬆，細細地檢查著禮盒，確保沒有人敢攜帶凶器入內。

今天是大人的壽宴。他們一定要保證萬無一失。

除了大宅正門處守備森嚴之外，範閑真氣暗運，早已聽見宅內那些僻靜處應該也埋藏著不少釘子。

他快步走過，低著頭，唇角浮起一絲詭異地微笑，將大宅外麵那些駐守在街角的護衛力量看的清清楚楚，同時也將這四周的地形畫了一張地圖，深深地烙印在自己的腦中。當年那個龐大的皇宮，他不過走了一遭，便將所有的小徑都記得清清楚楚。更何況這樣一個大宅。

...

拋離身後的熱鬧與行禮之聲，讓那紅燈籠刺眼的紅色消失在黑暗之中，範閑抵了抵嘴唇。眼光有意無意地往街旁牆下的某處瞄了一眼，看到了一個熟悉地暗記，便轉身而入，一直走到了小巷的最盡頭。

是個死巷子。

範閑抬頭看著死巷對麵那道牆，搖了搖頭。腳尖一點，整個人輕身而起，手掌在牆頭一搭。便翻了過去。

悄無聲息的，扮成尋常百姓地範閑，再次消失在膠州城中。

牆後是一個小院子，地方並不如何清幽，還隱隱能聽到隔著幾間大房之外街上的聲音。房屋雖然前後六間，但看上去也有些老舊，說明住在這裏的雖不是一般百姓，但日子也不見得如何好過。

範閑踏上石階，推門而入。逕直走到了主位上，端起身邊的茶壺嗅了嗅，給自己倒了杯茶飲了下去。

旁邊傳來一個顯得有些惶急的腳步聲，腳步聲地主人走進屋來，發現一個並不認識的年輕人正坐在那裏，正想發問，卻看著那人屈指做出的手勢，不由又驚又喜說道：“老師，您可算來了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放下手中地茶杯，望著侯季常那張瘦削的臉，忍不住說道：“這是來膠州做官的，本以為能將你那幹癆身子養好些，怎麼愈發瘦了？”

侯季常在江南大堤與楊萬裏見麵之後，便不辭辛苦，趕來膠州上任，一路旅途勞頓，加上又要暗中替範閑調查那些驚天之事，心神上的壓力也大。他到膠州已經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了，但一直沒有什麼進展，深恐有礙門師大事，竟

是有數夜不能入眠，如今雙眼深陷，顴骨突出，哪裏還有半分當年京都雨天瀟灑才子的模樣。

他苦笑著自嘲說道：“學生可沒有老師這等笑看天下事的本領。”

範閑歎了口氣，自己門下四人雖說以侯季常心思最為縝密，行事最為狠辣大膽，但真真麵對即將到來的血腥，看得出來，書生畢竟還是書生。本來按道理來講，這件事情由監察院出麵就好，但範閑安排季常來此，一方麵是想震一下膠州的官員，另一方麵也是存著私心，膠州大亂之後，定然有人受貶，有人領功...這樣一個大功勞，定是可以讓季常獲得非常規地提升。

這種好處，範閑還是願意留給自己學生的，隻是要讓他受些驚，也算是代價了。

“你到膠州之後，有沒有什麼異常。”範閑平靜問道，他並沒有去問膠州水師走私的事情，因為他清楚，侯季常斷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，摸清楚這些官場中的陰穢事。

侯季常想了想，說道：“天下皆知，我是大人您的門生，所以這些官員對我還算客氣，哪怕是水師裏的那些將官們也很識趣，隻是...卻沒有什麼了解，隻是聽到了一些風聲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這是早就猜到了的局麵，他想了想，說道：“水師提督常昆今天開壽宴，難道沒有請你？”

侯季常一愣，說道：“我隻是個小官，不過...應該是給大人您麵子，這位提督大人也是給了我一個帖子，隻是...您說今日便到，所以我一直在家候著，還沒確定去還是不去。”

“去。”範閑斬釘截鐵說道：“你先去。”

讓他先去，那潛著的意思自然是範閑會後去。

侯季常皺眉說道：“您就隻一個人？”

“一個人夠了。”範閑微笑道：“常昆不是肖恩，他沒有資格讓我太過重視他。”

頓了頓，他又說道：“今天是他的壽宴，日後他的家人給他祝冥壽、祭奠可以放到一天...這可以省很多麻煩。”

侯季常心中一驚，嘴內發苦，怔怔地望著自己的門師，知道今天的壽宴上範閑肯定是要殺人，卻不知道，在強悍的膠州水師護衛下，門師究竟準備怎麼殺，而且堂堂水師提督，從一品的大官，總不能就暗殺了事，陛下和老師...應該不會犯這種糊塗錯誤。如果讓那壽宴便成修羅場，怎麼善後呢？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